

# 住上探索的冒險指南

## 沿書脊直通天際——

文：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希臘神話裡伊卡路斯和他的父親製造了翅膀，伊卡路斯越飛越高，但翅膀是蠟作的，隨著高度拉升，太陽近了，翅膀開始融化，那沿著拋物線的身影並非落下，時間的風吹著，人類文明開始上升。我們的故事寫在翅膀上，天空有多遼闊，天空下綿延的世界便有多廣大。好想去啊。想要看到，想要明白更多，想知道地平線的那一端有什麼。

科技讓現代的伊卡路斯能到達更遙遠的地方，突破了神話的天頂，但早在金屬機翼之前，紙與油墨不讓蠟作的翅膀，讓我們在心靈的維度升空，我們都是伊卡路斯的後裔，很早就學會飛，在夢裡，在故事中，在心靈之上，哪裡都沒有去，但哪裡都去了。天空是眾神的居所，天際線是人類文明突破的水平線，而有一天，人類辦到了，真正的飛翔彷彿是見證，對，這個地方我來過。而現在，我必須要去更遙遠的地方才行。



### 《江戶川亂步傑作集 2：人間椅子 屋頂裡的散步者》

作者：江戶川亂步  
譯者：邱香凝  
繪者：咎井淳  
出版社：台灣角川  
日期：2016年11月



### 《鄰人的犯罪》

作者：宮部美幸  
譯者：夏淑怡  
出版社：臉譜  
日期：2014年5月

書本一直是我們的翅膀，紙頁翻飛，獵獵風響中，字行延伸成跑道，心成轉輪，且隨著儀表上指數在飆，頁數在跳，現實在這裡卸重，讓我們隨著後翻的頁面往前，一路往上，往上，再往上……

### @《江戶川亂步傑作集 2：人間椅子 屋頂裡的散步者》& 宮部美幸《鄰人的犯罪》

往上，此刻讓我們從桌前仰頭，將眼睛往上瞄。天花板上有什麼？一切從揭開天花板開始。因為老公寓建築結構的關係，打開天花板後，上方是共通的空間。剛好隔壁人家的狗太吵了，孩子們有了一個奇想，如果能夠趁機偷走對方的狗呢？誰知道往上的路程帶領孩子們通往冒險與秘密。這是宮部美幸小說〈鄰人的犯罪〉的開端。天花板上的空間其實不寂寞，如果宮部美幸再往裡頭爬深一點，會碰到日本推理小說的巨匠江戶川亂步，他在〈屋頂裡的散步者〉中，以「俯望」的視角構思了更龐大的公寓全景。小說主人翁漫遊在公寓的閣樓上，逐一偷看住戶的生活，甚至從天花板介入別人的生活，謀殺、傷害在離日常這麼近的地方發生。

宮部美幸與江戶川亂步的小說相隔 100 年，〈屋頂裡的散步者〉讓人心的陰影像是具有壓迫感的天花板覆蓋而下，而宮部美幸〈鄰人的犯罪〉卻強調通透性，日常裡的無事可以因為有「視」——去看——而有事，在日常小事件中呈現推理與邏輯推演之精妙，並在答案揭曉的瞬間，湧現溫暖的感覺。一個天花板，兩篇推理小說，各自表述，有自己的高度。

宮部美幸與江戶川亂步揭開的不只是天花板。更深一層想，「推理小說」這個文類，不就是從「不一樣的視角」來觀看世界嗎？江戶川亂步或宮部美幸選擇從天花板往下看，世界上的事



### 《摩天樓的怪人》

作者：島田莊司  
譯者：郭清華  
出版社：皇冠  
日期：2008年9月

情就變得不一樣了。再平淡的事情都可以因為觀看的方式而有了新的詮釋方法。江戶川亂步被稱為「日本推理小說之父」，而宮部美幸則憑〈鄰人的犯罪〉獲得第26屆ALL推理小說新人獎，就此踏向寫作之途。天花板也是宮部美幸邁向冒險的第一步。

### @島田莊司《摩天樓的怪人》

往上，再往上，穿過了天花板，那裡是生活的極限。城市的屋頂連接成半空的島。城市天際線高高低低，構成我們抬頭對天空的第一印象。屋頂看似無用，只是一道界線，但其實是有學問的。紐約的建築規章規定摩天大樓必須隨著高度往上而向後退縮，好讓日照能頭落地面，那是一種日照權，所以沒有建築的地方，高樓空氣也是寸土寸金。李清志主編《建築電影院》便以此解讀《蝙蝠俠》系列電影，蝙蝠俠所在的城市「高譚」以紐約為底本，但電影中刻意讓鋼骨大樓橫插直豎地面，建築並不往後內縮，所以地面陰影由此擴張，日照面積少了，大街便如深谷般縱深，再配上地面排氣孔噴出煙霧，「高譚」便成為黑暗城市，也因此蝙蝠俠才得以穿行其中。這樣說來，天際線不曾阻礙這些超級英雄，反而是提供了舞臺，有了這些高高低低的天際線和投射下來的陰影，蝙蝠俠、蜘蛛人有時隱身，有時飛竄。屋頂連綿而成的天際線不只標誌出高度，它本身就是一條故事線。

天際線有很多故事。島田莊司《摩天樓的怪人》把屋頂堅硬的天際線都說軟了。小說的開始多恐怖，後頭便有多感人。知名演藝公司老闆被謀殺於紐約摩天大樓，唯一的嫌疑犯承認殺人，卻說是

幽靈協助。這會兒沒有超級英雄了，只有偵探，而一切謎團藏在城市天際線上。答案當然不能在這裡說出來，但城市天際線的故事好看，好看在建築知識，那自然是文明的結晶，但同時也是因為，那裡頭隱藏人類的雄心，關於城市天際線的問題總是，為何人類想建造摩天樓？為何人們總是越爬越高？也許高樓正是現代伊卡路斯的翅膀，城市天際線越來越高，而覆蓋的陰影越拉越長，有人墜落，有人墮落，多少故事隨著發生。

### @丹·西蒙斯《山之魔》

1924年，面對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，冒險家喬治馬洛里和安德魯歐文嘗試進行人生第三度攻頂，當旁人詢問，為何經歷前兩次失敗後，仍然不放棄？馬洛里這樣回答：「因為它就在那裡。」這句話道盡了登山冒險者的心聲。往上，人類持續朝上攀爬，看它樓起了，看它樓塌了，城市在興滅，而山始終在那裡。往上，再往上，往山上去，攀登山峰，那裡是人類倚憑雙腳抵達，地表最高之處。

山的故事總是差一腳。想攻克的豈止是峰頂，而是見證人類意志。這方面來說，丹·西蒙斯的冒險小說《山之魔》不只是又一本寫馬洛里的故事，而是關於一群挑戰極境的人。那極限包括惡劣自然的——險嶺、惡地、暴冰雪。那極限也是關於自己的，有身體的極限（人類身處7,700公尺上，就算什麼都不作，身體內臟器都會自己耗竭），也有意志的極限（雪人傳說，以及高處幻覺，還有每一吋哀哀叫疼的身體都驅使你回頭），甚至是歷史的，而這一歷史的象限毋寧是閱讀《山之魔》最有趣



### 《山之魔》

作者：丹·西蒙斯  
(Dan Simmons)  
譯者：陳錦慧  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  
日期：2014年10月



### 《機場裡的小旅行： 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》

作者：艾倫·狄波頓  
(Alain de Botton)  
譯者：陳信宏  
出版社：先覺  
日期：2010年2月

的部分，已經趨臨空間之極限，小說家文筆一轉，轉向時間，拉出二次大戰前夕詭譎時勢作一次隱密的攻頂，一件歷史大事正接續在世界最高的峰頂之上，成為不可攻破之壁，也是他們必須再攀爬的人性極境。那讓小說多了一層可讀的樂趣。如果你已經讀到小說最後，知道歷史必然的發展，再想起這句話：「因為它在那裡。」，那個「它」可以代指其他事物，人之惡與自然之峰孰高孰險？那時，你會多一層感嘆，也許會因此萌生更多勇氣，因為它必須被跨過才行。

### @艾倫·狄波頓《機場裡的小旅行：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》& 空中老爺《空中老爺的日常》

往上，再往上，人類的文明隨著機翼線畫出文明的斷代，從前，我們是仰望天空的族類。如今，我們可以俯瞰地表。伊卡路斯的夢想成真，人類飛起來了。

進入天空是人類身體的飛躍，也是文明的大跳躍。飛行把地方縮短了，從此以後。地圖不再有空白的地方。從此以後，移動變得輕易而可能。「飛行」重新定義了旅行與冒險的意義，到多遠才算冒險？怎樣移動才是旅行？在我們試圖「飛得更高」、「走得更遠」的同時，艾倫·狄波頓的散文集《機場裡的小旅行：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》重新把我們拉回地表，但這個地表是懸浮的，它是一個「在地上又不在地上」空間，那是化外之地——「機場」。

「在這個混亂紛雜的時代，航空站顯然是秩序和邏輯的庇護所，不僅值得敬重，也引人好奇。航空站是當代文化的想像中心。如果有人要你帶火星

人參觀一個地方，其中簡潔扼要地綜合了人類文明當中的各種主題——從我們對科技的信心，乃至我們對自然的摧殘，以及人類的緊密聯繫，與我們賦予旅行的浪漫色彩。」艾倫·狄波頓用一種素描的眼去看這機場，動線是從入境大廳開始，依照空間功能逐一寫去，候機室、機場大廳、海關……散文的筆未曾離開機場，倒把人類心靈的改變寫了個通遍，一切正被飛機水平儀改寫，遠和近的距離重新被定義，而什麼是旅行？什麼是移動？又是什麼意味著冒險？諸如此，持續向上是沒有用的，我們要同時向內看，《機場裡的小旅行》何嘗不是我們人類心靈的大旅行。

於是我們登機了。讓我們聽聽空中老爺們怎麼說，身為資深座艙長把所見所聞寫成《空中老爺的日常》，機艙也像小舞臺，縮影了藍天之下俗世的一切，如果說地上空間多大，所以容許這一切發生，那麼在幾萬英尺高的小空間裡，情感變得擁擠，故事也變成獨幕劇，人性、恩怨、教養都在這裡浮現。看空中老爺的日常，很像解壓縮，飛機離地多遠，伊卡路斯還是伊卡路斯，我們未曾離千百年前的人類之心多遠。

### @尼爾·史蒂文森《7 夏娃》

往上，再往上，於是我們穿過大氣層。伊卡路斯仰望太陽，而我們知道太陽之後還有。孩子仰望上方開始，天空不是我們的終點，而是一切的起點，那上頭，還有的呢，一切正待進發。



### 《空中老爺的日常》

作者：空中老爺  
(資深座艙長)  
出版社：寶瓶文化  
日期：2017年3月



### 《7 夏娃》

作者：尼爾·史蒂文森  
(Neal Stephenson)

譯者：陳岳辰

出版社：木馬文化

日期：2017年8月

宇宙是沒有極限的，科幻小說也是，拉開星塵的帷幕，詠嘆一幕豪華壯闊之太空歌劇。故事隨著光年在推進。何不看看尼爾·史蒂文森的《7 夏娃》，小說裡月球爆炸了，碎塊四處隕落。地球就要滅亡。人類只能建造星際方舟朝宇宙進發。文明似乎終結，但這只是小說漫長故事的開端。

尼爾·史蒂文森寫的不只是單一主角的故事，他寫的是全人類的故事。他運算的量體很大，用星球和「種」為單位，人類想要讓種族延續，但在失去（全地球的）泥土後，怎麼延續文明和生命？向上探索的旅行便和求生的演化之路結合，小說這樣構想真的是大手筆，大氣魄，不只空間廣大，用宇宙為舞臺，小說裡時間也是百年千年在跳，動用大想像力，單體的故事縮得那麼小，萬物像是小模型那樣，個體的遭遇，人性的切面，時間之一瞬，卻又因此看到宇宙的全景。

而這樣奇想天外，知識上卻有一種抓地感。無怪乎比爾蓋茲都特別在自己的夏日書單上推薦了這本書，小說故事線沿科技樹去推，有考究，有根據，現實知識與科幻想像在這裡合流，開枝散葉，盤根錯節又謹守一種現實的向度，在技術上著墨，便在有限裡無限。那是一種終極演算，人類還沒到盡頭，小說自己變成一個宇宙，無窮無盡。

我們還沒抵達。向上，再向上，永遠有更高的地方，所以要去闖，要去看，讓我們翻開下一本書。☉



### 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臺大臺文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### 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，是一檔帶狀文學直播節目，每週9點線上說書。